

筑梦乡村

本报记者 程绩

■ 艺术酒店水间(杨旭设计)

秋天的清晨,雾气混杂着炊烟,从窄窄的巷子里生发出来,使得浙南群山中的一个名叫“宝溪”的古老村落氤氲于云雾中。

这样的光景,千年未变。竹木茂盛、山高涧深,闭塞的交通尽管限制了它的经济发展,但也变相保护了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由此绵延的龙泉青瓷文化脉络。

三年前,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在这里开始了一场勇敢的艺术实践——用这里的竹子和夯土,建起了 18 栋竹建筑,并且在本周举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竹建筑双年展。

这不仅是一次乡村的文艺复兴尝试,更是建筑师们对中国乡村建设的探索。

青山绿水间的大师作品

龙泉市宝溪乡,位于浙江省最南端浙闽赣边境,距上海 650 公里,车程近 10 小时。一千年前,这里是龙泉青瓷原料紫金土的供应地和烧制技艺的发源地,因此盛极一时。11 座古龙窑安居于山峦溪水之间,尤其珍贵的是,它们沿用至今,记者前往采访的第二天,恰逢一座龙窑开窑,近两万件青瓷经过超过 48 小时的烧制,闪烁出如玉一般的温润色彩,跨越时空。

宝溪是瓯江、钱塘江和闽江三大水系的源头,竹建筑双年展的设计师建筑,就位于宝溪的北岸,与古朴洁净的农居隔溪相对,亦和当地的山水融为一体。策展人葛千涛从达芬奇的图纸汲取灵感设计了一座桥,桥的这一端是宝溪乡溪头村的民居,另一端则是竹建筑社区,“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桥梁,让国际建筑师跟当地的古村落产生对话。”葛千涛说。

这条曾经的浙闽古道,因为竹建筑,成为了宝溪链接世界的桥梁。竹建筑双年展的 18 幢建筑,沿河驻扎,背倚 1600 米高的披云山,与村民的居住区隔岸相望,这边厢的村民日日与之抬头不见低头见,里面有青瓷艺术馆、陶艺家工作室、露天舞台,也有青年旅社……3 年来,村民们看着每栋建筑从无到有,每一个都是“从宝溪的土里长出来”。

这是一个触摸得到过去的地方,仅仅一个溪头村就保留了 7 座古龙窑,这在全中国都是绝无仅有,

葛千涛说,这就是建筑师们需要的创意和设计的载体。

青山竹林环绕,一条依傍村庄的溪水,汨汨向前流。

参加双年展的建筑师来自中国、美国、哥伦比亚、德国、意大利、日本、韩国、斯里兰卡和越南。

18 栋竹建筑造型各异,整体却又和谐统一,材质基本使用了天然建筑材料——当地的土、河底的石和山上的竹,没有现代建筑中惯用的钢筋水泥,有的只是鹅卵石垒成的墙基、黄泥土砌成的墙体以及毛竹捆扎的承重柱。

在上海建筑师杨旭所设计的“水间”艺术酒店,龙窑废弃的匣钵成了墙面装饰材料。阳光之下,每一块的肌理和色泽都不一样;日本建筑师隈研吾在此的作品是青瓷艺术馆,全部采用当地的重竹,利用竹的叠加和错位构建出一个有机的结构。间隙的尺度和距离,置身其中,体验十分奇妙;德国建筑师安娜,以前最著名的作品是在孟加拉国用夯土与竹子做的学校,在宝溪乡,她设计的三栋建筑外形的灵感均来源于龙泉青瓷的造型,采用了夯土和垒石作为建筑的主体,外围用竹编成青瓷的形状,入夜时分,房间里的灯光使整个房间从外部看来如同宋代高悬的灯笼。

“人们对于天然材质有种天生的亲近感,20 世纪是钢筋水泥的世纪,而在未来,建筑终将回归自然。”安娜说。

建筑师与中国乡村的邂逅

“没想到中国的乡村竟然那么有趣。”2013 年初,葛千涛带着 11 名各国建筑师来到宝溪,行走在龙窑边的漫山竹林中,与当地村民聊天,这些大多只去过上海、北京的“大咖”,被中国乡村独特的美丽打动。

而葛千涛第一次与宝溪的邂逅,感受也是如此。

2009 年 9 月,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,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,成为全球第一也是唯一入选的陶瓷类项目。那年,自称前来“游学”的葛千涛来到了龙泉青瓷的发源地——宝溪乡。

“世界上很多双年展,比如威尼斯双年展、卡塞尔文献展,一般都是在

某一个特定的场馆。但我想在宝溪做一个在地的双年展。”

很快,他叫来了上海建筑师杨旭,漫山遍野的毛竹,是当地的特产,也是取之不尽的建筑材料,竹建筑的想法就来了,紧接着,亚洲建筑学会主席国广乔治也参与到策展当中,并带来了许多国际建筑师。

宝溪的竹建筑社区,每位建筑师的设计费用不超过 5 万美元,而隈研吾在国际上设计一个艺术博物馆的费用基本在 400 万-500 万元人民币。

真正吸引这些建筑大师的,是能够参与到中国的乡村建设。双年展的口号也应运而生——场所精神、乡村建设。简单的解释就是,对宝溪的历史,对浙江的文化有充分的尊重,并对当地的老百姓有充分的尊重。

策展人都认为中国的乡村需要有这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。因为龙泉主要出产青瓷和宝剑,希望有这样一个新的社区,一个面向未来的社区,而竹作为天然建筑材料,是最能够表达宝溪乡、甚至表达东方的精神属性。

更加难得的是,龙泉市政府的想法也和三位策展人不谋而合,龙泉市市长李柏林说:“竹建筑双年展,面对这样一个新生事物,没有预算的标准,也没有建筑本身的建造标准,政府全盘买单自然少不了质疑声,私人投资一定会考虑最短时间内收回成本,政府投资可以从公益方面考虑,从可持续性方面考虑,不必着急。”

“城市化的影响给中国乡村带来了美学上的极大破坏,例如楼房往往采用马赛克装饰外立面,与周遭的自然环境格格不入。中国当代城市千城一面,乡村再不能重蹈覆辙。”葛千涛说。

前所未有的乡建探索

2013 年 8 月,首届国际竹建筑双年展在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溪头村,正式打下第一桩。

“咚咚咚,当当当……”龙泉宝溪乡溪头村,夯土为墙的声音,穿越清澈的宝溪,回荡在浙闽赣边界的山谷。

溪中拾取的鹅卵石,垒成墙基;

山上砍来的毛竹,搭成外墙;龙窑废弃的匣钵,装饰墙面……那些残喘留存的乡土文脉,那些即将消逝的乡土记忆,被国际建筑大师们小心翼翼地拾掇起来,浓墨重彩地刻画于竹建筑的构造中。

3 年多的建造过程,“低技术”,是一个被始终贯彻的理念。

“低技术不是差的技术,它是手工。但低技术,可以让更多当地人参与进来。在一个偏远的村庄做乡村建设,必须用当地的低技术,如果用大量的城市机械技术,当地人没办法接触。而我们用夯土、垒石和竹,当地村民非常熟悉,很容易接受。”

渐渐的,当地村民因参与建设,也慢慢懂得了建筑师的设计想法,而建设竹建筑所使用的低技术,也慢慢地被移植到宝溪乡一间间新的民居和民宿中。

村民们知道,同样是夯土墙,牢固度要高几倍,是黄泥、石灰、水泥和沙子混合起来的。

艺术介入乡土再造的最终目的,就是与当地人形成互动。

随着竹建筑双年展项目的不断推进,一栋栋新的建筑依次落地,乡村的生活焕发出新的生命力,家家户户的麻将声也不再是乡村宁静夜晚的主题曲。对青瓷感兴趣的人群,

可以到新建的青瓷艺术馆、青瓷工作坊研发各种稀土材料,学习拉坯制器手法,分享烧窑心得体会;在新建的景观桥上,也将会有一场场别具风情的乡间晚会,开启一种新的乡村社交方式。

3 年前,村民觉得“美丽乡村”是与城镇无异的新房子和水泥硬化路面,葛千涛觉得很难沟通;如今,村民会对村里的历史故事、旧物件、古建筑格外感兴趣,他们和上海来的“葛老师”有了很多共同语言。

村民金朝军兄弟俩在外出多年后,回到宝溪乡经营龙窑的民宿,如果没有竹建筑双年展的发展鼓励和带动,他们现在还在云南开酒吧。“有天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了关于家乡办双年展的报道,身边人提醒我,‘你们家乡本来就有个金饭碗,你干嘛还要跑到云南去讨饭呢?’”

当地一个从福建嫁过来的村妇,在葛千涛的鼓励下,决定把溪边的老屋改造成民宿。

三年来,这样的故事不时发生。不用大拆大建,原来平凡的村庄,一下子就变得有灵气和生动起来。今年溪头村还被推荐申报国家级生态村。

“不仅是乡村变得整洁和漂亮,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开始憧憬在家乡的美好未来。”(下转 B4 版)



■ 接待中心(武重义设计)

本期图片由 竹建筑双年展 提供